

茶陵文史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茶陵縣委員會

第十輯

一九八一年

茶陵文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茶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印

一九九八年十月

审 定：陈秋乃 郭冬菊

主 编：刘振祥

副主编：段健儿

封面设计、题词：周毅刚

校 对：刘振祥 段健儿

茶陵文史第十辑 一九九八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茶陵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印

茶陵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150000 印数：1—1000

湘株文内准(1998)12号

工本费 12.00元

月是故乡明(代序)

彭 震

杜甫诗云：“月是故乡明。”这诗句融进了游子对故乡“思之愈极，爱之愈深”的挚情。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未曾离乡的人来说，则未必有这种感受，即使偶尔有之，也未必有这么深、有这么浓。然而，当人们纵观故乡古今、深谙故乡沧桑时，那么，不管是久在异乡还是长居故土，都会发出“月是故乡明”的感慨。久在异乡的游子就会因思乡之情而激发爱乡之情；身居故土的人们因惊喜、自豪而迸发爱乡热忱。

爱国必先爱乡，爱乡是爱国的基础。所以，帮助县人了解县史县情，使之激发县人的爱县之情、兴县之志，增强凝聚力，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一种直观的、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

茶陵县政协作为全县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把文史征集、整理、研究、出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虽换届五次，人事数易，但始终未曾中辍。一任任的文史工作者甘于寂寞、安守清贫、乐此不疲。至今已编辑出版《茶陵文史》10辑，用各界人士提供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向人们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一个丰满的、可亲可爱的茶陵。它不仅给县人带来惊喜、自豪，它所展示的事业的盛衰兴替，也使县人感到责任的深重。这对团结县内外各界茶陵籍人士积极参

与茶陵的两个文明建设，是有一定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它不仅仅只是让县人发出“月是故乡明”的慨叹！

《茶陵文史》也是为外地人认识茶陵开辟的一个小小的窗口。我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就曾多次接待省内外来县探寻茶陵文化渊源的专家、学者，茶陵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蕴引起了这些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我有幸当选为县政协主席后，在接待上级领导、外地客人，向他们介绍茶陵时，就有赖于《茶陵文史》。通过我的介绍，他们虽无“月是茶陵明”的感慨，却也觉得茶陵也是“明月朗朗”。

时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之际，《茶陵文史》第十辑编辑出版了。在这一辑《茶陵文史》中新辟了《委员风采》栏目，介绍了一些委员的奋斗史、创业史。他们多是在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新人，都曾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 20 年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要堂而皇之地载入史册，是不可思议的，今能载入“文史”，可说是改革开放中的新事。从他们的创业经历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也可以听到茶陵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脚步声。

序言撰毕，窗外明月朗朗，我也不由自禁地吟诵：“月是故乡明”。

1998 年 12 月

目 录

月是故乡明(代序) 彭 震

· 委员风采 ·

心系乡梓,情暖云麓	刘振祥(1)
神农氏的后代	邝有光(9)
泥它它 金它它	史 文(19)
董纪纲二三事	陈 铭(27)
“柑桔大王”肖件成	曾 翔(30)
戒非记事	刘振祥(36)
“拼命三郎”谭石林	谭国政(42)

· 回眸昨日 ·

查田定产纪实	彭立德(45)
杂交水稻在茶陵的推广	颜复仁(49)
关于建立茶陵县革命纪念馆的回顾	胡涤非(55)

· 史海拾零 ·

古代教育制度浅谈	彭晋生(75)
太平军转战茶陵	颜复仁(81)
谭赵之战	洪国忠(85)
怒潮农场	永 农(95)
民国时期茶陵食盐公卖处舞弊案始末	
.....	蒋圣培(97)
毗堂曾家园的斗争风云	米 峰 米 涛(101)

· 人物春秋 ·

初访谭家述将军	陈顺先	胡泽非(105)
谭文邦率师在朝鲜		盛星辉(113)
周恩来“解放”颜金生	南 山	南 哲(124)
马松生在马加的故事	谭维勤	陈九二(127)
学成不忘哺育恩		姜 岩(131)
颇为鲁迅器重的周涛		罗章生(134)
谭延闿都督事迹拾贝		黄祖同(137)
谭祖安先生的道家风范		周世辅(142)
谭延闿与孙中山		谭定祥(156)
北战时期的谭延闿	周文湘	谭娱轩(163)

· 云州风物 ·

茶陵揽胜	冯磐石(172)
茶陵古树集锦	谭开元(183)
茶陵奇竹	谭开元(188)
茶陵板栗	习 史(192)
茶陵茶叶生产古今谈	颜复仁(193)

委员风采

心系乡梓，情暖云麓

刘振祥

—

云阳山东麓有一座美丽的校园，这就是茶陵县解放后第一所民办高中、省社会办学先进单位——茶陵县云麓高级中学。

这所学校创办于1984年，开始是以文化补习学校的名义兴办的。当年招收了高考落榜青年34人，高考筛选上线20人，13人考取大专院校。县政府因此奖给他们1000元。1985年，县政协倡议政协委员“拾遗补缺”，为两个文明建设办实事。当时政协委员中的退休教师尹广球、刘铁僧、谭叙伦等同

志在县政协的鼓励和支持下，联络陈仲云、谭材熙、陈延清等退休教师，租借闲置的福音堂，正式挂出“茶陵县云麓高级中学”的校牌。招生广告一贴，有不少学生报名。但是，面对的是重重困难，一切从“零”开始。他们自己调侃说云麓高中“只有一块牌子，几个老头子，几十名学生伢子”。不过，还有县政府给他们的奖金 1000 元。按理这奖金应当奖到人。可他们分文未动，全作开办的“本钱”。没课桌、床铺，县政协出面向教育局借来一些闲置的破旧课桌、床铺。学生增多，福音堂挤不下，又租用茶陵县委党校的一间临时食堂，隔成几间，权作教室、食堂。这房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接待红卫兵的临时用房。1986 年，招了 1 个新生班，党校也容纳不了，又搬到茶陵县农机学校机务队的用房。这座房子原是国民党的一名少将的私宅，取名“梅园”。虽然名字好听，其实建得很简陋。因为这个少将见陈阵、彭绍香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县城建了私宅，也心血来潮，大兴土木。但时近茶陵解放，他匆匆忙忙拆了本姓祠堂旧材料草草建成，人还未住进去，解放军进了城，他就去了台湾。50~60 年代，是县看守所，70 年代划归县农机学校使用，农机校建了房后，这房子基本闲置，很少维修。云麓高中却把它当作宝。但是，用房也不够，男生只好住进相距近 1 公里的福音堂。晚自习后、早操前，这些年过花甲的老先生们都来来回回接送学生。住在农机校的女生们也好不了多少。一遇下雨，寝室里顿时五颜六色：有的床上撑伞，有的被窝上盖塑料薄膜，有的床边放脸盆……否则要遭“落汤”之苦。没操场，在农机学校过道上安副篮球架就算操场。就是这样的地方，也不容久呆。一招新生又得搬，“打一枪换个地方”，先后搬了 6 次。被人们戏称为“游击学校”。直到 1992 年搬进自建的校舍，才结束“游

击”历史。

就是这所“游击学校”，吸引了一批批莘莘学子。1984～1996年，共招收28个班、学生1714人（此外，1993年还开办了2个职专班，共39人。）毕业1215人，其中考取高一级学校的314人，招工、招干153人，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专业户28人；1997年，共有教学班6班、371人，教职工38人。

一些走向不同岗位的学生，回忆起云麓的那段生活时，不时流露出眷眷留恋。有的说：“刚进云麓，心一下就凉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感到一股温暖，最后就舍不得离开了。”有的说：“我觉得云麓的老师就象爷爷、象爸爸一样，真真切切地爱我们，关心我们。”……

就是这所“游击学校”白手起家，由“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1997年，校园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教学和生活用房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学校固定资产达200万元。

“真是奇迹！”开始支持的、怀疑的，都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二

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我们手无寸铁，靠的是八个字：艰苦、拼搏、敬业、奉献。要说‘秘密武器’，这就是。”云麓人说。

是的，就是靠这种精神凝聚了云麓一班人，感动了云麓的支持者。

校长尹广球，茶陵县政协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从他的精神看，很难看出他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从他工作中的那股拼劲

看，更象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年青人。创办云麓 10 余年，从早到黑，日夜守在学校，每天上班最早的是他，下班最迟的是他，晚上查学生寝室最勤的也是他，“常任”值日员还是他！

特别是建校的那几年，一大堆难题几乎齐了脖子。为了征购地皮，跑县委、跑政府，还要从乡政府跑到村里、组里，不知跑了几千里。他不会骑自行车，有时就请 60 多岁的后勤主任袁荣昌老师骑车带他跑。尹校长提起这事就笑：“茶陵有个花鼓戏《老背少》，我们唱的是‘老驼老’哩！”1991 年正月初五晚，天黑雨冷，他邀一位老师冒雨摸黑，步行 6 公里，去头铺村党支部书记家商量地皮划线问题。走到支书家门口，摔倒在水沟里，浑身湿透，满身泥浆。倒是这一次感动了“上帝”，解决了问题。“摔一跤，值得！”他对同行的老师说。那几年，他确是操尽了神，跑疼了腿，磨破了嘴皮，吃够了闭门羹。读书人最怕吃闭门羹，可他对此坦然一笑：“办公事吃闭门羹，不丢面子。”

尹广球干起来是校长，可平常从他身上却找不到一丝校长派头。别说“手提大哥大，腰挎 BB 机”，就是学校那辆旧吉普，他也舍不得多用。外出开会、出差，挤公共汽车、火车；开会从未住过会议统一安排的宾馆，政策规定的出差补贴也从未报销一分。1991 年 8 月，他先后两次去醴陵为学校买瓷板。他冒着炎炎烈日，找开往茶陵的便车，找得汗流浹背，跑得腰酸腿胀，为的是为学校节省几元乘车费。

校长是这样，老师们也是这样。

创办的头几年，每节课仅补贴 0.5 元，别无任何工资。他们也干得有滋有味。

为减少学校开支，他们不请校工，自己扫地、敲钟打铃、栽培修剪花草树木……

就是这样，从牙缝里省下一毛一分，聚少成多，到1990年，居然有了20多万元的积蓄。收入微薄谁也不计较，教书育人一点不含糊。

谭叙伦，茶陵县第一届政协委员，是捏了一辈子粉笔的老“教书匠”。粉笔灰染白了他的头发，风风雨雨刻深了他满脸皱纹。退休了，又捏上了粉笔，干得挺卖力。学校办在县农机校那阵，每到晚自习后，他摸黑送学生到1公里外的福音堂去住宿；清早，太阳还未露脸，他又去福音堂把学生接回来。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雪，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老人带着一群小青年穿过古城门，走过古街道……

刘铁僧，茶陵县政协一、二届政协委员，出身教育世家，父亲刘澹是民国时期茶陵教育界名流，他创建了茶陵师范学校。刘铁僧是解放后茶陵教育界的顶梁柱。茶陵一中多次批判的“三刘治校”，刘铁僧则是“三刘”之一。为此他屡遭委屈。但他对教育事业的耿耿忠心并未因此有丝毫的磨损。当他退休多年，年近古稀时，参与云麓高中的筹办，担任名誉校长。十余年中，他每天从家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往返五、六次，行程近20公里，从未迟到过，即使晚上开会也总是准时参加。他体弱多病，讲话也很费力，只要往讲台上一站，神采不减当年。1994年，学校决定年龄超过70岁的老师，一律休息。他当时快80了，也在退岗之列。按照规定，他应领取养老金2400多元，他却将此捐给学校作奖学金。而且，把珍藏多年的藏书都捐出来，以筹办校图书室。当他1995年去世后，学校见他家生活困难，才把养老金退给他的遗属。临去世时，他还询问云麓的情况，提建议。闻者无不为之落泪。曾任茶陵一中校长的刘诚，对他十分敬重，自己60多岁了，也披麻戴孝，为刘老师送

葬。

龙书化，茶陵县第一届政协委员，是云麓高中年龄最大的创办人。当时已 70 多岁。他搞了一辈子教育，桃李满天下。蜚声中外的颜元叔教授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利用师生、亲友关系，广泛联系，为云麓高中当“武训”，筹集资金。人离开了学校，心却留在学校，直至病危时，还对看望他的人念叨云麓高中的师生。

陈述祖，茶陵县第一、二届政协委员，株洲市政协工作员。是个饱经沧桑，知足常乐的老人。年青时，才华横溢。民国时期，曾以优异成绩考任福建省某县县长。在任福建省新闻出版检查官期间，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也保护了一些进步刊物。60 年代回乡后，一直务农。云麓高中创办，他才执鞭绦。年近古稀，学做“教书匠”，边干边学。凡是学校的事，他都愿干，管图书、打铃、编校史……

袁荣昌、陈仲云、陈延清……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云麓这块园地。象云麓的一位同学在《烛光颂》的作文中写的那样：“他们象残烛一样，闪烁着缕缕烛光。一缕两缕烛光是微弱的，但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成了光彩夺目的光华，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

他们，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有用之材，常常工作到深夜。

他们，为了劝回辍学的学生，常常挤汽车、甚至步行，走访学生家庭；

他们，为了节省一分一厘钱，不请勤杂工，自己扫地、美化环境、敲钟打铃……学校六次搬家，从不请临时工，自己带头抬、带头扛，学生跟着干，干得欢。

三

他们的事迹在全县广为传颂,《光明日报》、《湘声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东方时报》、《湖南老年》、《株洲日报》也先后报道。

他们热心服务乡梓的事迹传到海外后,旅台茶陵同乡会在肖俊群、颜元叔、彭晋生、陈卓勋、陈麟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云麓高中董事会,很快得到旅台茶籍人士的支持。校董会成员现已发展到 57 人。他们联系旅台茶陵老乡,为云麓募集资金,奉献出一片思乡爱乡之情。其间也曾有些周折,但未曾有过丝毫退缩。开始,为了搞清云麓的情况,拍了云麓高中的一些照片。当时,云麓租赁县委党校场地,拍照时,不慎将党校的校牌摄入照片。鉴于台岛政治背景,引起了部分人的担心。此时颜元叔教授挺身而出,说:“我们是为家乡办教育尽点力,不管怎样,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怕什么!”这样,他们尽管有些顾虑,但绵绵爱乡之情更浓。后来,终于成立了以肖俊群、颜元叔、彭晋生、陈卓勋等先生为首的云麓高中校董会,通过积极联系,校董会扩大到旅居美国的茶陵人士。以校董会为纽带,联结着海内外颗颗赤子心。

校董中没有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多是靠拿退休金的公务员或拿工薪的教师。尽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饱学之士,蜚声海外,但并不是富到有钱没法花的地步。就象颜元叔教授,他是颜道鹏将军的公子,靠自己的拼搏,成为知名海内外的学者、文学家,可钱并不多。他还是尽心尽力,力所能及地掏出点钱来。为什么要这样?在他的《向十亿中国人民致敬》(发表在

《参考消息》)、《贺云麓高中》等热情洋溢的文章所迸发的爱国真情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肖俊群先生年近八十,不管闲言杂语,往返海峡两岸;陈麟、陈卓勋先生等等,为云麓筹资可谓竭尽全力。

通过几年的努力,旅台茶陵同乡会为云麓筹资台币 57.8 万元、美元 0.125 万元、人民币 2.27 万元,为云麓兴建怀麓楼等教学用房雪中送炭。1995 年,又筹资台币 41.32 万元,为云麓建起会堂(群乐堂)。美籍华人刘连成(原籍茶陵)为之设立“序桃奖学金”,奖掖云麓品学兼优的学生……

此外,县内一些部门、单位和个人也捐款人民币 4600 多元。

他们的爱国爱乡之情,成了云麓精神的一部分。

神农氏的后代

卞有光

受屈不改心 然后知君子

——李白

据载，神农氏在茶陵这片土地上，冒着生命危险尝百草，发现了生姜、大蒜、白芷这“三宝”，身体力行地教人把野生稻进行人工栽培。他百折不挠，积劳成疾，卒于茶乡。人们为了怀念这位伟大的英雄鼻祖，便把他开拓我国农耕文化的这块土地称为茶陵。

千百年来，神农氏的后代们在茶陵这片广袤的田野上艰辛劳作，写下了一首首壮丽诗篇。如今有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党员，用难以想象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又写下了一页新篇章。

他叫郭二苟。现在已年愈古稀。个子矮小，头发全秃。炯炯的目光里充满着坚毅、自信！

他，是幸运的。株洲市委前任书记曹伯纯在去湘潭赴任前，全市 370 万人口，只看望了两个人，郭二苟是其中的一个。

要说他获得的荣誉还真的不少。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省劳模、省优秀党员、全省先进个人等奖章、证书、光荣册足有十来斤。市、县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头衔不少。

他的道路是曲折的。从 1954 年入党后，曾两次被开除党